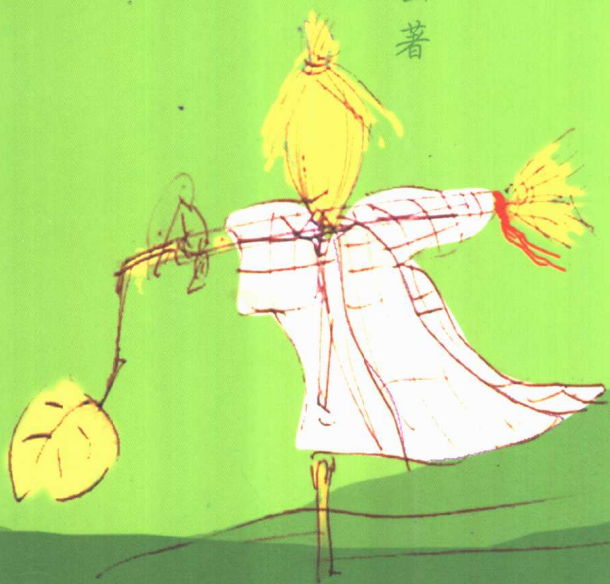


2 读天下

谁的 荷尔蒙 在飞

三虫 著



百家出版社

{ 谁的* 荷尔蒙在飞 }

三
蛮
著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的荷尔蒙在飞/三蛮著.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3. 7

ISBN 7-80656-941-3

I. 谁... II. 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54979号

书名 谁的荷尔蒙在飞

作者 三 蛮

责任编辑 胡国友

特约编辑 任 春

装帧设计 汤 靖

封面设计 邓 军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

(上海天钥桥路180弄2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长鹰印刷厂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58千

版次 200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80656-941-3/I · 90

定价 15.80元

001 第一章

美不胜收的苑红是我的初恋。虽然我当时傻得活像个土包子，但我竟然也是她的初恋。想起这个，就会又经常让我捡着钱似的乐半天。由于两人彼此都是初恋，因此可想而知我们的爱情是多么的唯美，感情是多么的纯真，精神交流是多么的充分，肉体进展是多么的缓慢！

019 第二章

原本为学习而购置的电脑像个老妓女一样麻木不仁地端坐桌前忍受着盗版和毛片的折磨，床上是刚写的情书、凌乱的衣褥、袜子短裤和一页页七零八落的武侠书，它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散落于房间床铺的每个角落，伴随着我们一天天浑浑噩噩的日子和一夜夜天马行空的梦。

031 第三章

在“茹梦”小同学二十一岁生日那天，照例中午要去小酒馆滥饮，我特意把小不点死推硬拽地带了去。席间大家把大学里的老师一顿臭损，又纷纷感伤地回忆些高中时代的动人事迹，最后又攻击挖苦了半天班里的女生，最后才心满意足地结账。后来老K醉得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小茹梦蔫坏蔫坏地在旁用砖头划了四个大字“肇事现场”，大家纷纷与之合影留念。

041 第四章

“男人有两种，一种是在一个女人身上寻找着所有的女人，一种是在所有的女人身上寻找着一个女人。”我在信里逗苑红，“现本公子正游离于两者之间举棋不定，望小红姑娘给予定夺！”



049 第五章

自从方凌来过之后，我们屋阴阳失调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茹梦、老K也陆续开胡！间或地从网上“当”下来一些女网友回屋让大伙跟着尝腥儿开荤。那天一起来了俩，两个姑娘长得活像一对反义词，黑白无常的样子各自坐于床端。我到的时候宿舍里早已人头攒动，可场面异常尴尬。老K接二连三地讲那些讲过800遍的老段子以营造气氛，可是只要他一停嘴，就立即冷场。我那不争气的舍友们全都一脸麻木地呆坐着活像是在开老K的追悼会。我决定帮帮老K。

057 第六章

方凌所带来的那份新鲜悸动的心情和那份不言而喻的吸引让我找到了我盼望已久的这种身心愉悦。更使我高兴的是它使我能暂时从对苑红的思念中缓解出来感受点儿柔情蜜意以致意淫次数大为减少。这让我感觉自己浑身上下由里向外地透着一股新鲜，像个春天的孩子从头到脚焕然一新。

068 第七章

整个暑假苑红的电话也没来几个而且总是说不了几句。她说她们总是要不停地到一些穷野地方写生采风，条件很恶劣，电话也不方便，以后有时间再跟我细说。我说没关系你好好画也好好感受一下大自然。她还问我想不想要什么东西，我说我就要你！

075 第八章

我进了屋，远远地站下，屋里尽管很暗，但那绝对是苑红。她和一个男生坐在那儿，桌前摆了瓶啤酒和一点吃的。苑红呆住片刻，看清了我，起身朝我走来。我走到那个男生跟前，还没等看清他的脸，突然一股汹涌莫名的恶火上头，一脚朝他踹了过去，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你真不要我了？”我突然一把搂住了追上来的苑红，抽泣在了她的怀里。



087 第九章

怎么可能不打几个电话给小红。遥遥千里的两个人终于聚在了一起。一座城市。可她说她太累了，她也不想见我。我走不动了，再美的夜色也无能为力，我确实走不动了。真的有一个姑娘走过来问我想不想一块去玩，我愉快地拒绝了她萍水相逢美丽的邀请，我只想无动于衷地坐会儿。好好地看看这个昨夜还是虚无缥缈，明晨就要天涯咫尺的，这个美得让人心碎的……上海！

103 第十章

学校第二天就给了我一个扰乱考场秩序的通报批评，并判我考试零分下学期重修。但让我颇为感动的是我的同班同学们，尽管那个肥猪无赖百般要挟，他们中没有一个肯出去作证说我考试作弊并且都集体签名写了信为我向教务处说好话，大锯还醒目的藏起了我扔的纸条死活不肯交出。

116 第十一章

她伤心恸人的哭声渐渐地大了起来，朋友们也发觉了我的异样纷纷围上来说情劝阻，我反而却炫耀性地对她施虐得更加起劲儿。我丧心病狂地把她的胸罩从领口扯出来的时候，她羞辱得大叫了一声并疯了一样地在我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我看了眼出血的手，死死抓住她的头发，抡圆了胳膊对准她的脸结结实实地给了一个大耳光。

125 第十二章

刀片划过的手指尖半天也出不来几滴血，想想划手腕，我又有了一点不敢。使劲地鼓捣了半天鼻子，没想到居然它也不流血。我独自发了一会儿愁，考虑了半天，心想用点鸡血代替算了，反正也看不出来。但一转眼又觉得不妥，都到这地步了，来不得半点闪失，一定要诚心诚意！

137 第十三章

我挠着头发在一旁傻笑，不知道说点什么是好。说实话，我真应该好好感谢她，自从高中跟小红偷偷摸摸地开始，阿姨就已经知道，但她从未干预甚至还帮着小红一起唬她爸爸。“你跟小红在上海到底怎么回事，你跟阿姨说说。”“阿姨，其实没什么事。”我一脸苦笑，“真的！我自己也搞不清，反正就是半夜里我看见小红跟一个男的说法，然后我就跟他打起来了。”

148 第十四章

“你没事吧？”我看了那两条白皙笔直的美腿上面与我齐高的脸一眼，认出她是女排里的一个，而且还是那几个接近“超一流”中的一员。我笑了摇摇头，那个出丑受困的姿势窘得我一场糊涂，呆头呆脑地不知该说点什么好。她笑呵呵转身跑去后，我才想起都忘了道个谢，她可爱得简直要了我的命！

160 第十五章

从邮局出来，我又跑到地摊上用剩下的钱让买了一套鲁迅全集，随便翻了一页，只见上面写道：华老栓使劲用手按了按，硬硬的还在！不由得立刻心花怒放地跟着共鸣；城小楼使劲用手按了按，“硬硬的”也还在！

169 第十六章

那天一郎的最后一句话爽透了我全身每一寸肌肤。回到宿舍后意气风发地请了一班老狗一顿夜宵。席间除了老K以外，大家一致决定毕业论文答辩完，去那个传说中的“深圳”看看！找工作！也顺便找找那个我们没了音信好久了的老大。

182 第十七章

全国的美女好像都来了深圳，东西南北简直什么类型都有……我试着走在后面跟踪了几个，惊奇地发现，她们的臀部摆动频率竟然与我的心跳同步！虽然天气很热，可她们的妆上得还是很浓，红滴娇艳的嘴唇充满着急于挥霍的欲望，一片片暴露烈日下的雪白肌肤和丰满大腿刺眼地泛着血腥之极的诱惑。这座日光如火的城市属于她们和她们的雪白大腿！

198 第十八章

我开始每天跑到图书馆去给苑红写信，静静地一个人回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一次次地尝试向她解释自己，可每次写到最后就都成了泪水汪汪的道歉和愧疚。我从没这么清晰地审视自己，可审视得越清晰我就越觉得小红说的是对的，我确实是个卑鄙的人。苑红一封信也没有来过，可我还是更加痛苦强烈地体会到了她默默却无处不在的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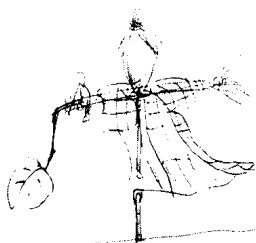
211 第十九章

几天来不停地有同学搬走，临走时前来依依告别，我一律笑脸相迎，早已学会了不去感伤。可今天中午没人来告别，自己却默默感伤起来，因为一层楼终于已经全部人去楼空，只剩下我一个。没有打闹、没有嘈杂，没有声音，只有堆在地上的一本本教科书和报纸期刊。楼层的电也已经断了，无法听歌，我终于也要开始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了。

222 第二十章

我好像有点困了，可我不能困啊！/ 我的那些好朋友，还有妈妈 / 如果我睡着，他们一定会悲伤吧 / 可他们知道 / 我这望眼欲穿的思念 / 还有我的玻璃鞋吗？

太阳真好！/ 可我为何头疼得厉害 / 我应该解开衣扣，好让暖暖的阳光照照 / 我这个，刺在了身上的 / 刺在了心上的……小小的……“红”字。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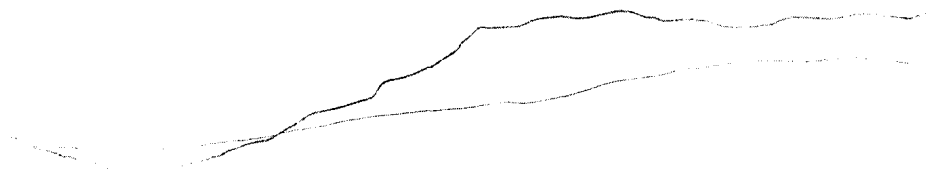
我，生于1976年，那个充满悲痛的年头，老百元人民币上的四位领袖有三位在那一年里令人悲恸地撒手而去，一出长达十年的运动也在那一年黯然收场，人们马不停蹄地悼念了一批深受他们爱戴的领袖后，又开始了举国上下的沉痛反思，反思历史反思革命反思这十几年来的疯狂。

我羡慕父母他们那辈人，小时候四处游荡不必饱受上学之苦，长大后还可以义正词严地把自己一事无成的责任推给那场浩劫，活得再窝囊都可以置之度外地认定是那个动荡年代的过错，冠冕堂皇地坚信他们每一个都必将出类拔萃——如果没被那场运动所耽误！

真后悔没有生在那个他们所幸灾乐祸的“好”时候！

可能是由于父母当时反思过度，我生下来就显得过于理性，邻居家小孩在地上打滚要小玩具的时候我总是在琢磨怎么为家里省点钱。

在我看样子能听懂话的时候，有一句老话就被大人们伴以无限欣慰的表情无数次地砸入脑壳：“你们算是赶上了！”



而当我真能听懂话的时候，每每吃饱喝足之余，幼小的心灵就开始了沉重的思考：“我操！我们赶上什么了？”

我那一年出生的那批小孩中有相当的一部分身份特殊，几年后国家不得不给他们单独划拨了一个统一番号：“独生子女”。

估计是富农出身的爸爸入党心切，我赶上了独生子女！

由于家教严厉，我从小过于听话以致不爱说话，蔫了吧叽，所以小朋友不多。从我能记住事儿起，在我孤独的童年记忆中，如何取悦自己就成了我最大的难题。我曾经试着自己给自己讲讲小故事哄自己睡觉，也曾试过自己跟自己每天玩几盘军棋，但这都不解决问题。上学后，识了字儿，我终于找到了一种不错的自娱方式，就是找出一些事物的区别并把它写在日记里。

“一个是拼命想着她，一个是拼了命地不想她，这是手淫和做爱的最大区别。”

日记一

她是苑红，我的女友，漂亮得像个国民党女特务，这经常让我在半夜里从睡梦中乐醒，但更使我欣喜若狂的是她那令所有男



生都会为之倒吸一口冷气的疯狂胸部。每次跟我上街，都会有一些不甚体面的男人咬牙切齿地盯着那儿看，当然也会有一些望尘莫及的时髦女性朝着直噘嘴儿，不过对此苑红并不介意，依旧穿着她的紧身T恤晃着她的骄人曲线并不骄傲地说：“这有什么好比的，我初二时就开始带我妈的胸罩了！”

美不胜收的苑红是我的初恋，虽然我当时傻得活像个土八路，但我竟然也是她的初恋。想起这个，就会经常让我捡着钱似地乐半天。由于两人彼此都是初恋，因此可想而知我们的爱情是多么的唯美，感情是多么的纯真，精神交流是多么的充分，肉体进展又是多么的缓慢！

“一个是一点都不想那个，一个是几点都想那个，这可能是初恋和其他乱七八糟恋的最大区别。”

日记二

这张日记写完后六个月，我意识到：这可能不是初恋和乱七八糟恋的最大区别。我的兴趣和欲望都在急剧地向乱七八糟恋转变，苑红虽然经常宽容大度地满足我的各种无耻请求，但也每每在关键时候发出警训：“你是不是就是想这个！？”

而在我每次进一步探索了肉体世界的美妙神奇后，也总是逃不过发自内心排山倒海般的自责。“对不起，下次再也不要了！”我

无比真诚地回答。

在大约两百多次“下次再也不了”后，我已经是个不再为此自责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了。由于脑袋里性知识的急剧增多直接导致了脑袋上方的头发急剧减少，鼻子上还扛了副重达半斤的大黑框眼镜。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在班级里咧嘴大笑的原因，同学们都亲切地喊我“老书记”。其实回到宿舍人少时，我这个人特别安静本份，就喜欢拿本科学书籍钻研，舍友们于是就又给我起了小名：忧郁的性博士。

苑红依旧青春明媚，而且还学会了穿衣服，超越了“两枝红杏争出墙”的简单大胆而达到了“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克制含蓄，这更符合了古老的东方传统审美，苑红也一举成为了全校的偶像级人物。这使我倍感压力，耳边经常出现这样的议论：“这就是苑红男朋友！”“不会吧！”“哎呀！苑红这孩子怎么这么想不开哪！”

为了对付这些流言蜚语的伤害，我经常为自己打气，我认为：我和苑红郎才女貌。

“一个是全校都想见的人，一个是全校都不想见的人，这是苑红和我的区别。”



日记三

春夏之际的这座老城天气燥烘烘地热，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在翻新，就像一个浓妆艳抹的老太太一样，让人腻歪。

在这个让人心烦气躁的季节里，苑红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向我无比委婉地证明——她已经是的人了！

这个过程是如此的匪夷所思以致让我感到特别的矛盾与忐忑，因为这与我想像的毫不相干，或者说，破坏了我的憧憬。

“一个是全世界最欣慰的人，一个是全世界最郁闷的人，这是我和城小楼的区别。”

日记四

城小楼是位饥寒交迫的麻坛新秀，由于经常把澡票在麻将桌上输个精光，不得不在半夜跑去水房用凉水解决，一边发出凄厉的怪叫一边发誓退出麻坛。后来宿舍里不兴打澡票改打了饭票，于是城小楼也改在床上发出凄厉的怪叫，每当这时舍友就会放老张学友那首“饿狼传说”帮他顶一顶。如果实在饿得受不了，城小楼就会去找女友，发些千篇一律的毒誓和要点饭票。

城小楼好像就是我，因为我是宿舍里惟一有女友的。

“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做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这是体重重达八十五千克的小诗人高扬挂在自己床上的励志对联。二十一岁的诗人高扬已经二十一年没有写诗了，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光着屁股躺在床头啃武侠，但凡见过光的武侠书都被他看遍了。他的理想就是有生之年能亲手摸一摸他的偶像大作家金庸先生，他像个非洲土著一样迷信生殖器乃是人与万物的“灵魂”，他想触摸老金庸的“灵魂”！要是没书看，高扬就自己写，摸着自己的“灵魂”补写一些《废都》里删掉的段落。苦于没有女友无法体验生活，因此利用三更半夜学习观摩了大量毛片，由于他整日眼神迷离匍匐在床上发出些类似“人生如梦”的哀鸣，舍友们便也颇有诗意叫他——“茹梦”。

平日里舍友们回到宿舍如果发现“茹梦”不在都会像丢了魂似的难受并四处发疯似的去寻找（他这时大多会在某人屋内看毛片），但今天不同，今天是城小楼主动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床上叫醒，并以两张澡票的代价软磨硬泡地把他哄出去的，因为中午苑红要来。

驱逐完“茹梦”，城小楼就开始站在宿舍的窗前，一边搓着胸上的泥儿，一边兴奋地用望远镜朝远处张望。当学校广播喇叭



又吱吱呀呀地响起时，苑红手里端着饭盒一扭一扭地出现了，爽朗的短发、神气的眉宇，身上挂着的白色小背心在太阳的照耀下起了一道金边，显得格外干净痛快和锐利动人。仔细看了看苑红此起彼伏的胸部，城小楼头脑一阵晕眩，突然联想起了“果冻”，不免心中暗爽，“灵魂”也迫不及待地拉开了出壳的架式。伸手使劲扯了扯短裤镇定了一下，对着盗版光盘的水银面梳了梳头看了看自己，城小楼露出了肮脏的笑容，他甚至都闻到了等一会儿苑红褪去小背心光溜溜的身上那股沐浴露的芬芳。

“辛苦了，劳模！”城小楼站在黑乎乎的楼道龇牙咧嘴地搂住苑红。

“你别碰我，哎，我问你，你们宿舍有没有人？”苑红站住了脚。

“全让我‘磕’出去了，下午就咱俩……”城小楼依然在身后搂着苑红，一脸坏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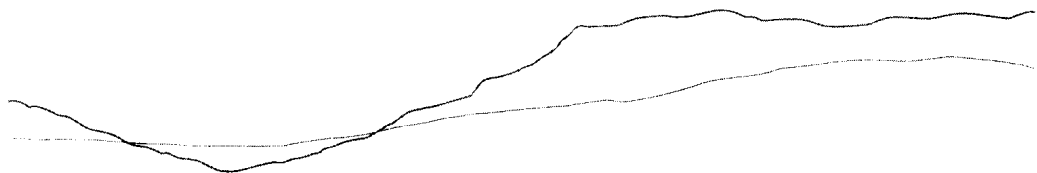
“那好，我一会儿有话跟你说。”

“那好，我一会儿也有话跟你说。”

“你能有什么屁话。”苑红挣开城小楼搂抱的胳膊转身，含笑进屋。

城小楼鬼鬼祟祟地关上了宿舍门，锁死。蹑手蹑脚的坏相足像个进了村的日本鬼子。

“先吃饭吧，一会儿凉了。”苑红走到窗前冷冷地说。



“不饿！”城小楼走过来热情地搂住苑红，“要不……咱还是先干点‘正经’事吧！”

“别碰我好吗？”苑红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城小楼犹豫了片刻，惴惴不安：“‘倒霉’了？”

“不是。”

“我说也不会嘛，我这都给你算着哪！”城小楼如释重负，喜滋滋地往床边挪步。

“变态，”苑红笑了笑，“不要！”说着挣开城小楼纠缠，一屁股斩钉截铁地坐在椅子上。

“这孩子，性冷淡。”看着苑红严肃的样子，城小楼无奈地苦笑一下，也悻悻地坐在了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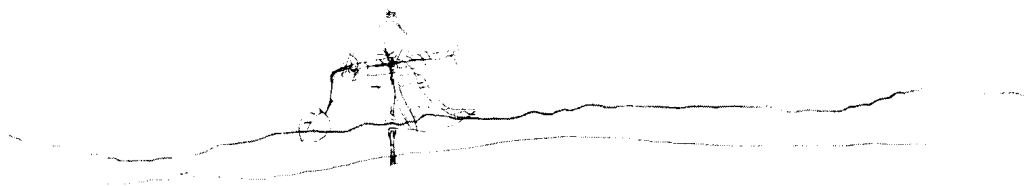
宿舍里突然沉静起来，校园广播里小男生又开始操着娘娘腔向大家油腻腻地宣布今天是某院某班某某某的生日，他穷极无聊的朋友们为他点了一首无聊之极的歌曲，并祝他身体健康永远无聊。

“哎，你搽香水了，怎么这么香啊。”城小楼把鼻子放在苑红肩前使劲地嗅。

“没有啊，”苑红诧异地转回头自己也闻了闻，“你说哪儿香啊？”

“就这儿。”

“什么味儿？”



“干柴烈火的那股味儿！”

“你滚！”

“说实话，你最近是不是欲火焚身？”

“去你的！”

“别装了，我都算过了，你敢说你这两天不是欲望期？”

“你他妈才是欲望期哪！”

“同学，不准说脏话。”说罢城小楼伸手抱住苑红。

“不要！”苑红严厉地把手推开。

苑红没有像往常一样半推半就，城小楼很是失望，伸手调整了一下总是蠢蠢欲动的那个该死的“灵魂”，貌似镇定：

“真有事儿，啊？”

“嗯。”苑红若有所思地点头不语。

寂静半晌，认识到干点“正经”事儿可能是希望不大了，城小楼面如死灰，可“灵魂”此刻完全主宰了他那生老病死的肉体，无力抗拒。

“说吧，孩子，上天为你做主！”说罢他还是不死心地伸手。

“你要是再这样我就走了。”

“怎么了，我怎么了？”

“城小楼！”苑红猛地把他的手推开，厉声问道，“你是不是天天就是想这个？”

城小楼猛地被推了个踉跄，顿时也来了脾气，没好声地吠了起来：“有病啊你！一见我就跟见强奸犯似的！”吠完之